

Tunji Adeniyi-Jones

Fragments

26.05.2026

06.06.2026

MASSIMODECARLO Pièce Unique 荣幸呈现图恩吉·阿德尼伊-琼斯 (Tunji Adeniyi-Jones) 的全新个展《碎片》 (Fragments)。

《碎片》是阿德尼伊-琼斯迄今在巴黎最具公共能见度的展览。他生于伦敦，驻扎纽约，同时深植于西非、非裔美国人及欧洲艺术史的脉络之中，是一位创作始终由运动所塑造的艺术家——由作品群在穿越不同语境时所经历的一切所塑造。展览占据 Pièce Unique 的橱窗空间：墙面上铺陈着一幅以手绘叶片与花卉图案构成的全新壁纸，一幅粉色画作矗立于蓝色底色之上。

阿德尼伊-琼斯对这种曝光方式已思索良久。这幅壁纸始于去年年底，是他探索这一命题的最新尝试——一种超越画布边界的方式，正如他所言，同时将手的痕迹置于核心。「主题，它的核心，始终是手绘的，」他曾如是说。而你能在图案的规律性之下感受到这一点：那条由身体留下的线条所发出的微弱脉动。当这种脉动被转化为重复，它便成为别的东西——一部分是绘画，一部分是版画，一部分是纺织。这是他一直渴望进行的对话。他曾将威廉·莫里斯 (William Morris) 与威廉·德·摩根 (William de Morgan) 描述为「英国文化与非洲纺织品之间罕见的亲缘节点」——两种他以同等程度伴随成长的传统——并指出约瑟夫·阿尔伯斯 (Josef Albers) 至今仍渗透西方大部分艺术教育的色彩理论，恰恰建立于对非洲与南美古代文明的静默研究之上，一笔鲜少被提及的历史债务。紧贴蓝色壁纸的粉色画作《玫瑰哨兵》 (Rose Sentinel, 2026) 亦不例外：这不是一种装饰性的选择，而是结构性的选择——那贯穿其全部创作的色彩张力，在此从画布延伸至整个房间。

对于一位同样汲取约鲁巴神话、哈莱姆文艺复兴与欧洲艺术史养分的艺术家而言，巴黎并非一个中立的舞台。阿德尼伊-琼斯曾谈及同一件作品如何因展出地点的不同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内涵：在西非，这些图案会被立刻解读为纺织品与面料；在巴黎，它们则进入与古典装饰、这座城市的装饰历史以及透过玻璃所见一切的对话之中。「它并不真正来自某一个地方，」他说。每一处都留下了印记。

《碎片》是继《天体聚会》 (Celestial Gathering, 2024) 之后的延续——后者是阿德尼伊-琼斯为第60届威尼斯双年展尼日利亚馆创作的穹顶画，他将其描述为一种思考空间方式的全新起点：空间不再是绘画的容器，而是绘画所能生成之物。他说，理想而言，这是某种事物的开始。

Tunji Adeniyi-Jones

Tunji Adeniyi-Jones (1992年生于伦敦)
现居纽约，于此生活与工作。

阿德尼伊-琼斯的绘画源于艺术家本人所定义的「文化叠加、融合与协作」的视角。他在英国成长并接受教育，其创作深深植根于西非的古代历史与神话传统，以及他所承载的约鲁巴文化遗产。

创作过程往往始于纸上的钢笔或水彩研究，以此探索内心的图像世界，再将其转化至画布之上。阿德尼伊-琼斯运用丰富多变的色彩，对不同季节与时刻保持敏锐感知。他的人物与形象在多联画中反复出现、不断演变，以成对或小群体的方式呈现，唤起仪式性过程中那种程式化的重复节奏。

他那色彩鲜明的画作栖居于一种扁平而浅薄的空间之中，既承接现代主义抽象的传统——尤其是立体主义相互叠压的画面平面与马蒂斯色彩斑斓的剪纸——又融汇了西非的叙事脉络与象征体系。在这些作品中，茂盛而风格化的植物图案蔓延铺展于画面之上，蜿蜒的身体在相互咬合的形状与交织的色块之间浮现又消隐。

面对西方绘画传统中对黑人身体的既有认知——尤其是其长期与肉身性相捆绑的联想——阿德尼伊-琼斯将身体既作为叙事媒介，也作为首要的沟通工具。他着重强调舞蹈与肢体语言在一个逾千种语言共存的大陆上所承载的重量，将人物置于当代离散身份认同的核心：一种由「旅行、迁徙与文化混融」所塑造的身份，正如艺术家本人所言。

阿德尼伊-琼斯将自己的绘画根植于一片具体的尼日利亚文化土壤之中，那片土壤涵盖了后殖民时代的文学与视觉艺术。他曾如此表述：「我们所熟知的每一个令人难忘的希腊神话或寓言，在非洲都有一个同样深刻有力的对应版本。然而由于'原始主义'这类简化性的概念，古代西非那广阔的世界在非洲大陆之外几乎从未得到真实的呈现。这些文化上的平行关系，在钦努阿·阿契贝、沃莱·索因卡与阿莫斯·图图奥拉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

最为深入的阐发，而我希望我的绘画能成为这一传统谱系的视觉延伸。